

百年烟雨图

中国当代作家、诗人及知名学者回首自己在

二十世纪最难忘的经历

卷一

吉狄马加 张同吾 主编

刘北平 执行副主编

- 六十年间福与祸.....浩 然
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张学梦
运作生命的故事.....张 蓁
《茶馆》告别演出记.....童道明
我的一段流浪生涯.....何 新
难忘1978:真理标准大讨论.....陶 钊
给《十月》捡回个“烫山药”.....张兴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忆顾城.....顾 工

0103731

K825.6

198

二十世纪作家、诗人及知名学者
个人难忘经历文集

百年烟雨图

中国当代作家、诗人及知名学者回首自己在

二十世纪最难忘的经历

卷一

吉狄马加 张同吾 主编
刘北平 执行副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百年烟雨图》编委会

顾问：

- 胡絮青 (社会知名人士、著名国画家)
翟泰丰 (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李 瑛 (著名诗人、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
朱增泉 (著名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政委)
邓友梅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浩 然 (著名作家、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文学》主编)
林连昆 (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人艺副院长)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 吉狄马加(著名诗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兴 安 (《北京文学》副主编)
刘北平 (青年作家、中国诗歌学会文化开发部主任、北京北平翰林文化发展中心总经理)
毕淑敏 (著名作家)
吴泰昌 (《文艺报》常务副总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张同吾 (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
李延麟 (诗人、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副总裁)
李小雨 (诗人、《诗刊》副主编)
周 明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柳 萌 (著名评论家、《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
洪 烛 (青年作家、诗人,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
桑恒昌 (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黄河诗报》社社长)
崔道怡 (《人民文学》副主编、鲁迅文学院教授)
舒 乙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雅 鲁 (诗人、副编审、装帧设计师)

主 编：吉狄马加、张同吾

执行副主编：刘北平

副 主 编：雅鲁、祁人、王妍丁



世纪珍藏留言

签名

李锐 胡乔木 邓友梅
 舒展 陈永发
 林白 李瑛 吉奴马加
 张元 迟建 何新
 张抗抗
 航鹰 金坚范
 文洁若 廖乙
 屠岸 陈弦云
 刘北平 江晓天 陈凯 徐道培
 资华筠 沈从文 杜宣
 陈从周 雅晋 蔡刚 姓友 王鹰 袁鹰

编者的话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转眼间，二十世纪已经接近了尾声。能亲眼看到一个世纪的结束，我们是幸运的，同时，心里也是很平静的。那情形，就好似我们爬上了泰山的极顶，那会是怎样一种心境呢？我们会揩一把额头上的热汗，回转身来，俯瞰脚下莽莽苍苍的大地。在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有我们的家园和记忆中所熟识的一切，那所有的物景都是不能忘记的。

对一个世纪的回望和咀嚼，是一件极有意味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个颇不轻松的话题。相信在这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编辑《百年烟雨图》一书，便是基于这方面的思考。按照我们的构想，这套文集的取向，不应是对二十世纪的空泛议论和简单评判，而应是“真实地勾勒和再现”。因为，只有生活本体才是最鲜活的。为此，我们邀请了当代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化人，请他们讲述自己在二十世纪的一段最难忘的经历。我们深信，每个人的难忘经历，都是一个闪光的“点”，把这无数的“点”汇合到一处，便是一幅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清明上河图》。这种构想，以文化和情感为基石，自然也就容易引起广泛共鸣。后来，很多作家和诗人读了我们的“征文启事”，都流泪了。

在这里，我们将“征文启事”中的导言介绍给广大读者：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充满神秘色彩的二十一世纪正大踏步向我们走来！

沉思于这不寻常的世纪之交，我们深切感到，越来越匆忙的历史脚步，在带给我们亢奋和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淡去的困惑和忧虑。

肇始于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将人类以往几千年才能历经的途径，浓缩到了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是人类近乎疯狂的生命挥霍。我们渴望体验生命的过程，但人类历史的衰老正在加速到来：知识爆炸、信息全球化、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克隆”生物问世……

——现代文明铸就的双刃剑正高悬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

我们无法说服和阻拦历史，这是人类的宿命！

站在世纪之交的峰巅上，眼前铺向天际的是璀璨的灯火和连绵高耸的楼宇，没有飞鸟，没有生灵赖以存活的绿晕，大自然正在一天天远离我们：横空的雁阵、遍野的山花、幽深的街巷、悠远的牧歌……正渐渐模糊在我们的记忆里。

此时，我们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拿起笔来，把昨天的丝丝缕缕留给我们的子孙吧，这将是我们对后人和历史的最好馈赠！

有谁知道，三十年前的“文革”轶事，不是已经让我们的子女惊奇得瞪大了眼睛么，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天我们所要征集的文字，在更为久远的未来，将会风化为奇异的神话和不朽的传奇！

这是一项意味深长的工作。

我们所构筑的，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一项极其重要的文化工程。这点，历史将会证明。

从某种意义上讲，《百年烟雨图》一书是中华民族过去百年的一个缩影。在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峰巅上，和不平凡的二十世纪即将道别的时候，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文集能成为所有热爱生活和生命的人们一份永恒的精神收藏。

1999年8月16日

目 录

(卷 一)

淡墨如烟写梦痕	刘 征(1)
生死一聚	罗石贤(8)
爷爷的辫子	马步升(13)
母亲三章	孙友田(18)
二泉作证	韩静霆(24)
六十年间福与祸	浩 然(28)
峨嵋四皓	毛 翰(38)
台儿庄:一个老兵和一本书	路 滔(43)
魂断蓝桥	费秉勋(50)
运作生命的故事	张 蓁(59)
碗	郭慎娟(76)
我的一段流浪生涯	何 新(82)
记忆	张胜友(92)
长江三鲜	黄蓓佳(94)
带头鼓掌人	韩 起(97)
楼下是商海	叶永烈(101)
旧事拾掇	陈源斌(109)
悄悄地倾听历史	张同吾(113)
平常人的故事	庞天舒(120)
台北行	赵遐秋(129)

守林老人的歌	关仁山(140)
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张学梦(143)
新中国召唤我走上舞蹈生涯	资华筠(147)
水流云在未名情	崔道怡(150)
给《十月》捡回个“烫山药”	张兴春(159)
西安纪事	刘 克(166)
我这二十年	邓 刚(170)
突破长江天险的时刻	谢雪畴(177)
故事以外的故事	张抗抗(185)
欢呼妻的退休	母国政(193)
我的 1999	铁 凝(198)
从昔阳到凤阳	张广友(201)
荷塘月色有若无	中杰英(209)
婚礼	赵大年(212)
在都市的角落里	邱华栋(221)
五星红旗什么样	梁 信(226)
命运小记	刘畅园(234)
难忘 1978:真理标准大讨论	陶 铨(239)
我的骏马	敖德斯尔(25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顾 工(256)
天开一眼	余松岩(263)
五元钞票	王辽生(268)
《茶馆》告别演出记	童道明(271)
新兵怕哨儿	燕 燕(275)
我是大树上的一片绿叶	叶文玲(281)

记唐云	杜 宣(291)
拂不去的饿	韩石山(294)
别梦依依机杼情	凤 翔(303)
友情	杨书案(306)
四盘向日葵	赵 熙(311)
古老的月亮	陈慧瑛(316)
九月授衣	程步涛(325)
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	韩小蕙(332)
一夜无眠	姜贻斌(339)
新都第一年	艾 煊(341)
温馨的回忆	程树榛(348)
牛马走之徒	梁 南(356)
上海南京路上的三次突变	徐开垒(364)
麻雀劫	关圣力(368)
耿介一世人	陆 地(373)
吃的悲剧	彭 放(379)
江的思念	肖文苑(385)
朝鲜前线采访见闻	柯 原(388)
风景	杨闻宇(395)
童年旧事	梅 洁(399)
一张照片引出的回忆	刘 金(406)



刘 征 本名刘国正，北京人，1926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名语文教育家、诗人、杂文家，兼工书法。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主编。主要作品有《三戒》（《山泉戒》、《天鸡戒》、《海燕戒》）、《老虎贴告示》、《春风燕语》、《烤天鹅的故事》、《卧龙谈心》、《最后的香肠》、《上帝的日记》、《孔夫子出国》等。他的寓言诗，论者以为“五四以来罕有其匹”。他的旧体诗词，韵味浓郁，特别是他的山水诗，论者以为“异军突起”，“写了极富开创性的史页”。他的杂文犀利幽默，世称“怪味杂文”。他的书法是诗人之书，清新雅健，绝无俗尘。他已出版著作近三十种，主要有《刘征寓言诗》、《古韵新声》、《美先生和刺先生》，并将有五卷本《刘征文集》问世。

淡墨如烟写梦痕

刘 征

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我亲历了七十多年。经受时光的风化，许多记忆模糊了，消逝了。可也有一些犹如斑竹上的泪痕历久常新。那梦痕虽已淡淡如烟，却是有血有泪，如歌如泣，想起来就难以平静。适当《百年烟雨图》一书征文，就拣出几样写出来，赠给即将迈入新世纪大门的读者。后之览者，以其奇异而难以相信耶？以其凄楚而为之心痛耶？抑或以其悲凉而益加奋进耶？吾不得而知。

不屈的民族之魂

我出生在距离宛平县城三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庄，地多黄沙，树多青杨，贫穷闭塞，很少知道国家的事。卢沟桥事变那年我十一岁。后来离乡背井，逃进北平定居。在老家时没进过县城，离家后几十年间，虽然一直想着摸摸卢沟桥上的狮子，可是没有机缘。两

度坐车在永定河上的新桥驶过，远远望见老桥的影子，转瞬即逝。

少小离家老大回。头发白了，虽然没能回到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却也如同一只老鹤，穿过茫茫岁月，掠过迢迢山水，带着满身风尘，负着沉甸甸的梦，飘落在故乡的卢沟桥头。

正是早春天气，桥头和河畔的杨柳被破冻的春风唤醒，远看分明已是淡淡的鹅黄色，近看却只是那枝上的芽苞鼓胀起来，泛出些微浅紫。藏在柳树身后的矮矮的碧桃，有几朵已绽开，有如初点的绛唇——北方春天的花，总是抢在寒风的缝隙间露一下脸的。往远处看，田野依然一片黄褐，只有这里那里几片越冬的麦田现出青黑色，那麦还没有成长，就已显得苍老了。从桥上向下望，阳面的河堰上，星星点点的野草已钻出头，阴面还留着残雪，一块白一块黑，错落有致。河床干巴巴的没有一滴水，水被上游的水库截留了，有的是砂砾卵石，又平坦又坚硬，是游乐跑马的好地方。几匹放闲的马悠然踏着缓步，大有绅士气派。一匹马锦鞍金镫，飞快地跑起来，骑在马上的小伙子腰板挺直，看来是个不错的骑手。

我一边左顾右看，一边踏上桥面的石板路。那石板很厚，车碾马踏，已经凹凸不平。那磨得光光的沟坎深处有好几寸，走在上面，如同爬一座又一座山，跨一道又一道沟，如同翻一页又一页史书。走了一阵感到有些吃力，就凭在一边的石栏上歇脚。但我的思绪似乎仍然随着高高低低的路面波浪一般流动，那柳树，那桃花，那田，那河床，那骏马，还有那“卢沟晓月”的御碑亭，那五颜六色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市场，那一切，已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的思绪在流动，不是向前，而是流向记忆的隧道。

我分明身在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而我自己，分明回到童年的我。那一天，村西北的远处响起枪炮声，听说卢沟桥开仗了。爆豆般的是枪，滚雷般的是炮，忽大忽小，忽紧忽缓。一向恬静的小村庄立刻紧张起来，男女老少纷纷跑上街头。我家黑漆大门前面的老槐树下也聚着一群人，父亲是读书人，在情绪激昂地讲话。我在

他们之间钻来钻去，因为已上了两年村小，能够听懂一些大人的话：大意是骂日本鬼子欺人太甚，恨中国军队不争气。

最活跃的是年轻人，他们像戏台上的探马，一会儿跑到邻村打听，一会儿跑回来，大声宣布最新消息：“宋哲元的大刀片上去了，专砍日本人的脑袋，一刀一个，嚓嚓！”人人眉开眼笑，有的还做个砍人的手势。一天一夜过去了，第二天，枪炮声忽然沉寂下来。人们还是鹄立在街头，却谁也不开口，死一般静。忽然“探马”报道：“不好了，咱们的兵败下来了，已到了邻村。”这下子如同在头顶响了个炸雷，人们哭的哭喊的喊，纷纷逃避，有的躲进青纱帐，有的钻进柴草垛，有的紧闭街门。几十年军阀混战给老百姓留下痛苦的经验：败兵比土匪还恶。

我家的大门还没来得及关闭，远远走来四个陌生的身影，家人一时怔住了，父亲厉声说不要动。那身影越来越近，天哪，那是怎样的身影呀！灰色的军装上满是泥水和血渍，有几处刮破了，裂着口子。军帽丢失了，鞋子跑掉了，为了减少摩擦，把鞋用裹腿缠在脚上。斜背着枪，没有子弹袋。四个身影，四个败兵，像四个鬼魂，一瘸一拐地向我们走来。

四个兵都很年轻，最矮最瘦的一个大约不超过二十岁。面目隐在汗水和灰尘里黝黑而模糊，只有那布满血丝的眼睛像喷着火，但那炼狱般的深洞里似乎没有藏着魔鬼，只有激愤和悲哀。走到近前，看他们并无恶意，我们也缓和下来。他们又渴又饿，给端出开水和窝头、咸菜，他们坐在地上狼吞虎咽地吃着。父亲问他们前方的战事怎么样，他们用异乡的口音喊了一声：“上头下命令不让打呀！”一齐拍着大腿痛哭起来。我从来没见过大男人这么失态，惊呆了。现在想起来，这哭诉又反映着当时多么复杂的局势，包藏着多少男儿的血性啊！

“哪里去，回老家吗？”父亲问。

“没有老家啦，找部队去。”四个兵起身沿着出村的小道向南走

去,没有告别也没有回头。我们目送他们远去,四个黑影像四炬跳动的黑火,黑色的,但不是灰烬;像四只流血的青狼,在奔跑,但不是逃窜。他们那一摇一晃的身影渐渐不见了,我们还不约而同茫然地向着空荡荡的田野凝望。在此后长达八年的血和火的岁月里,我见过和听说过许多抗日英雄,我知道,这四个兵算不得英雄,可是他们竣竣不息的身影深镌在我记忆里。许多深深浅浅的记忆受到岁月的淘洗都淡化了,消失了,这四个身影却一直很清晰,一直在跳动,直到今天。

一声粗犷的马嘶惊断了我的思绪,我回到卢沟桥的石栏边。游人在我的身边擦过,说说笑笑,谁也没注意到我这个古怪老人的存在,自然也不知道我的脑海里上演着怎样的老影片——如果知道,会笑我吧。到这时我才想起,来到卢沟桥上,岂能不还摸狮子的夙愿。那桥栏柱头的石狮子据说有五百多个,有大有小,有蹲有伏,似怒似喜,如嘲如笑,经过几百年天时人事的沧桑和无数行人的抚摸,都变得黝黑溜光,犹如钢铸铁打一般。也许由于战火的残伤吧,狮子有的缺肢断尾,有的截吻挖眼,有的劈破半个头颅,却一个个如同屈原笔下的鬼雄,依然从容健劲,昂然巍然,一点儿没有哀伤。用手去触摸,冷冰冰的,我却觉得灼指。我猛地仿佛看见,石狮子一齐高大起来,活动起来,昂头振鬣,向着长天大声吼叫,那声音并不威猛,如琴瑟,如箫管,如泉流,如吟咏,虽然并没有词语,却分明是向着全人类,向着宇宙,向着天神祈祷。

卢沟桥归来,我写了一首《扬州慢》,以记此行:

水涸寒沙,堤消残雪,柳梢才著鹅黄。倩春风扶醉,垂老步河梁。难磨灭,几番风雨,桥头弹洞,犹诉沦亡。漫凭栏,天地悠悠,默数沧桑。当年稚小,也惊心,弃甲仓皇。记折剑横眉,戎衣渍血,父老壶浆。回首烟尘都散尽,匆匆去,背影难忘。看狡狴跃起,声声长啸春阳。

只剩下数尺槐荫

莽莽虫沙,存在如清风,消逝如晞露,留不下什么痕迹。但也有的碰到特殊机遇,传留下来。景山的那棵槐树就是这样。

史载李自成攻破了北京的彰仪门(广安门),崇祯慌了手脚,剑劈公主,自己跑到万岁山(景山)悬槐自尽。从此,这槐成了一棵“罪树”,据说老年间树身上一直套着一条沉重的锁链。皇帝老儿自愿把七尺白绫挂在树的歪脖上,与树何干?但吊的毕竟是皇帝,何况清朝入关是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的,只好委屈一下您了。但,槐树也因此出了名。

我第一次来访这槐是在半个世纪以前。那时我是个中学生。沦陷时的北京景山,破败荒凉,游人极少。后山的柏林里,还时时有不幸者来寻短见。我进得园来,脚下是一条似有若无的环山小道,道旁是没膝深的荒草。四顾无人,我拨开草莽向前走,时有野鸟惊飞,蚱蜢惊跳。看到一块上写“明思宗殉难处”的木牌,知道近旁就是那棵槐树了。蜷曲瘦小,一枝横伸,身上似乎已没有铁链。但现在想来,自从“鼎湖当日去人间”,到我见之时,已三百多年,树却显得不够古老,是否原物似有疑问。当时我没想这许多,抚摸着缠风溜雨的树皮,诗兴大发,写了一首五古:

我行景山东,凛若苍梧野。孤槐何骚骚,万叶西风洒。上枝绕啼鹃,下枝覆欹瓦。摧颓根半死,惨澹骨犹赭。两代数兴亡,相继如走马。坐令渔樵人,谈笑槐荫下。时危哀感并,客途相识寡。苍茫伫风尘,抚树泪盈把。

悲愤、苦闷、伶仃、彷徨,是我当时的心境。

胜利了,解放了,我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工作。恰巧我的单位移到景山近旁。公园修饰一新,佳木繁荫,芳草多姿,那槐也显得枝繁叶茂,只是牌子上换了“明思宗朱由检自缢处”字样。工作忙碌,

很少到园中走动。“卖花担上看桃李，沽酒楼头听管弦。”那时，不仅很少看花听乐的闲情，就连卖花之担、沽酒之楼也是没有的。

“横扫一切”以九级台风之势袭来，我和妻成了“一对黑”。妻是中学的领导干部，养病在家，这一天被揪回学校。回来时，面色苍白，头发散乱，带着一身墨水的污迹。一看，都明白了，全家人什么话也没说。我们很想避开老人和孩子，单独说说心里话，就到景山来，对坐在山坡上，彼此仍是默默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

我看着她一颗颗又大又亮的泪珠，从眼角流出来，顺着清瘦面颊流下去，坠到地上摔碎了。她手里举着一根冰棍，没有吃，听任它溶化、溶化……这时候，我偶然抬头看见那棵槐树，依然瘦劲苍翠，在微风里自由地摆动着，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猛雨到来之前的一阵腥风，炼狱般的生死考验还在后头。这棵不祥之树，千劫万劫，却于数百年之后仍展出绿色的生命，这在冥冥中给了我们求生的启示。

风声越来越紧，亭台花木也成了滋生“封资修”的土壤。公园的大门关闭了。但据说江青曾来这空荡荡的园子里骑马作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既是响当当的“革命派”，放的火也是“革命”的火，是不能同百姓手里的灯相提并论的。直到拨乱反正，公园才又重新开放。我偕妻重进园门，感慨万端，写过一首《念奴娇》：

四千年史阅兴亡，谁是主沉浮者？百万貔貅拥帝座，一例泥枪纸甲。陇亩揭竿，山林啸聚，弱者张而大。于今此理，已成里巷闲话。却道枯树跟前，有妇人焉，缓辔来走马。心醉御楼黄阁梦，欲倒江河西下。霹雳当头，槐安破国，蝼蚁成灰也。公平史律：一枝分与高挂。

写词的时候，还没注意到那槐的存殁。后来寻访，槐不见了，才知道被当“四旧”破掉了。吊死皇帝的树，被敢把皇帝拉下马的

造反派处以极刑，令人啼笑皆非。后来，公园树了一块牌子，说明此树已“失存”，委婉地告诉游客这一闹剧。

失存者，此物已在地球上消失之谓也。然而，前些时去吊唁这位失存的“老友”，却着实吓了一跳。那槐树，好端端地站在原处，只是高了许多，胖了许多，也年轻了许多，牌子上赫然写着是“原物”。妄信人死后有灵魂，累得汉武帝凭着道士的幻术看姗姗来迟的李夫人。至于树，连灵魂的妄说也没有，若是没有观世音菩萨净水瓶的甘露，“原物”怎么死而复生，而且顷刻之间长成大树呢？为了招徕游人，竟说是“原物”，远不如说“原物失存”的好。

这槐虽然没有灵魂，但物质不灭，它全身的元素定然仍在宇宙间飘荡。无所谓功，无所谓过，无所谓喜，无所谓悲。安息吧，你这同我有半个世纪交情的老友！但切勿安息，你这历史的见证！